

4-12-7
1

繪圖筆生花



繪圖筆生花卷四

淮陰心如史著

第七回

薄倖郎草堂含卷

貞烈女旅館投繯

欣遇救移花接木

巧完姻跨鳳來鸞

東風何事報春暉。又見欣欣草色肥。枝北枝南花並發。巢新巢舊燕來歸。庭前擬結繁華社。客過爭誇錦繡堆。對此韶光雖自好。奈何心緒與時違。最堪憐。幾勞終夜難成夢。殊可笑。抑鬱今生不展眉。原也知善病苦。憂何所益。權姑且偷閑。作戲坐書帷。消陰險。破愁團。再續新詞。仔細推立。自未能除舊套。最情聊爾樂慈闈。真個是空中樓閣。憑心構。幻裏戈矛。任意揮筆。生花編次。已看交七集。寫出了幾番離合共歡悲。前文接敘重題。表研墨抽毫。另起為上。本曾云。姜小姐身遭強逼。出香閨。且漫言佳人沿路淒涼。苦先將那家下情由說一回。

話說杭州姜府中。一自惠英小姐為柏撫軍強逼上京起身之後。合宅裏真乃是觸物思人。望風懷想。情濃十分。離愁萬種。宋孺人與杜小姐俱歸來探望。勸慰一番。留住府中盤桓了數日。方纔別去。莫公父子及吳瑞徵。各到來致候。那莫太常本是懸直之人。當時悉此細底情節。不勝髮指。胸跌足。將柏奸賊望空怒罵了一回。又勸妹子事已如斯。不可挽回。悲哀無益。且自保重。寬懷意欲接取歸來權住。幾時排遣。排遣莫夫人因為遠逐。亦自煩惱。不悅之際。相辭不肯自此。莫公子間日勤來探候。姑母煩言少表。

一家悲憶女千金。太君是夢裏猶然喚惠英。忽忽心中如有失。只覺道索然無興。悶昏昏。常嘆氣。短吁聲。日罵奸刁柏撫軍。拿去遠城懷裡壁。拋錢兩代掌中珍。沒來由出其意外興風浪。不知道那世冤仇。結得深。姜侍郎第一掌珠。離膝下亦悲。亦歎。亦生嗔。呼愛女罵。奸臣情。恣於中無處伸。沒奈何以酒澆愁。終日醉。有時候揮毫憶女作悲吟。莫夫人如痴如醉。尤其甚。觸目傷心。不可禁。常日間喚女呼兒。時哭。泣。悲。哀。迴度病魔。便過來家務。無心理。賴有那熟柳殷勤。勸慰。他二人惆悵亦多情。不樂解愁。常日伴夫人。其中只有花姨喜。正中心懷十二分。見了這個個愁煩主。母病便出來生端。攬事自為尊。私言讒刺。姑和媳。這本是偏愛。天教報應。真此去便膺天子寵。也是個二婚名目。欠光明。安能及我偏房女。遇強暴。九烈三貞為取稱。自語自言常議論。那一位夫人偶亦耳微聞。本為軟弱。無能。豈此目下因念嬌娃。苦不勝。愈覺病呆如木偶。似這等閑言閑語。那相爭花姨得意尤無忌。一切事任意施為。任意行。適值那吳宅千金沾小恙。未能歸省。候雙親。

為此花姨暗想。我何不借此看望小姐。前往吳宅。會會新親。也讓我自已光輝光輝。有何不可。

娘姨主意。一安排。要往吳家探女。孩是日清晨。身早起。便臨寶鏡。傍妝臺。整嚴妝。烏雲巧挽堆珠翠。那鬢上一對奇珍七寶釵。要光輝。僭服公然欺正室。穿起來朝裙綉鋪。久私裁。妝妝復得菱花照。得意洋洋喜滿懷。暗道十分真去得到好。比夫人體度更佳。我垂廣袖。動弓鞋。小婢相隨便出來。瞞了太君姑共媳。暗繞那深沈夾道。到廳階。碰見了侍兒僕婦。皆相問。他却是不答。諸人笑映。腮來到前邊。呼打轎。廳廂內家人出看。並疑猜。娘怎惜夫人。服。未知道傳呼。魚軒何處。抬只得上前同啟。問一個個春風含笑。把言開。祈示白。好安排。敢問娘。娘奉德差。

花姨笑答道。只為吳家大小姐。有恙多日未歸。太夫人與老爺。甚不放心。故令我前去探望。一遭汝等快些打轎。伺候休得遲悞。不必多言。盤詰難道。怕我私自逃走了不成。

眾人見說不遲疑立喚與夫伺候。花氏於時乘轎出。隨去了兩名奴僕。一青衣。漫云這次糊塗帳。且說那此事傳聞燕柳姨。當下那些侍兒僕婦見此行徑俱各詫異。即到含烟夢蘭處告說。花姨娘今早穿戴了夫人服式。竊往吳家去了。二嫂乃問老爺知否。取人道老爺這兩日為諸親友邀去解惱飲酒。做詩終日只在醉鄉。那有心情問此閒帳。只怕未必得知。二嫂悉此。又是吃驚。又是好笑。即同忙到主母房中告知其故。

這般如此一番言。花姨由來忒擅專。恁行為主母若還無詰問。恐追後履冠倒置。想當然夫人正憶親生女。身倚羅幃珠淚漣。雲髻半偏妝未整。手執着一方綾帕。慙懣忽聞相喚。方回顧得悉其情。怒自添早。不禁鎖眉。眉底遠黛寒侵。四體冷春纖。稱怪事。道奇端。固是新文禮法。觸怒罵一回。無理會。到反囑二姨不必遍相傳。豈教堂上聞斯事。惹出多餘青備。嚴不說妖姬無道理。必道我處家立法少威權。我今正自愁煩極。似這等多事何如。省事安言罷。夫人重拭淚。嘆口氣。一推綉枕。倒身眠。二人當聽言如此。那燕氏回向含烟竊自言。

姊姊夫人既怕惹氣不去問他。我等何必多言。承攬閒事。只索冷觀。螭蟹任橫行。便有了恁說得不用題了。

按下雙雙抱不平。再題花氏到吳門。司閨詞。悲忙傳報小姐蘭房。喜亦驚。畫堂中知此一時同說異。吳公迴避去書林。翟夫人慌忙乃令成姨接名分。相當亦理應。成姨便答應整妝。忙打扮胭脂。再點粉重勾裝。嫵娜弄婢婢。扭捏腰肢步。輕嫵嫵相從。同出接。花姨一見早知聞。暗怪他吳家太太多輕慢。怎便單教妾婦迎。可曉女兒原我出。恁般看待太欺人。無何只得同謙遜。那臉上強展春風不甚欣。成氏殷勤為引導。一同來到正中廳。侍兒左右挑簾幔。吳太太迎到廊前半帶春。讓入畫堂施禮畢。兩下裡分賓列坐。敘寒溫。吳家太太先開口。笑向花姨啟問云。未知道前者會親遊。玉趾姨太太何為見外。不光臨。今朝怎得香車降。恕寒家接待無週。莫見嗤。花氏聞言稱不敢。我等是至親。切勿過謙。文因聞小姐身沾恙。掛念切。特此前來看一看。巡。款曲未完。茶已到。今日裡糖湯百菓為新親。菓茶三道方纔畢。又見那桌椅調開。擺點心。讓得花姨居首坐。排列着甘盤菓點。頗豐盛。夫人主位親相遜。此際花姨意始平。成氏下邊陪着坐。妝較賣俏也。慙慙花姨細看。成姨貌。陪笑無言自付論。

阿唷。如何世上竟有恁樣奇醜婦人。我今日纔算見了。識面只怕比那古來無鹽。媒母還要強勝一倍。醜陋多了。

你看這胭脂厚點。血盆朱。又畫着掃帚。雙眉用墨塗。宮層層滿面。疤痕團更點。渾身賤態。黑而粗。如醜鬼似妖狐。時賣風流。欠自如。黃髮稀疏。花滿戴。皮膚粗糙。粉濃敷。衣錦綉。飾金珠。鬢髮梳成巧樣。蘇似這般美飾。益形奇面目。華妝倍顯。笨身軀。那花姨留心。再向榻邊看。却又見一對花鞋。七寸餘。花氏評思心。暗笑我莫非今朝見鬼出。鄢都。

唔。不信如此奇容。却稱受寵。那吳老爺是想必終日閉着眼睛的了。

不題花氏腹中言。糕餅佳酥。畧自沾便。乃起身為散。坐少停。去看女婢娟翟夫人。便教成氏相陪。往繞過了正屋圍屏。到後邊。

原來小姐住房。却在後進一統三間。亦頗寬敞。珠簾半掩。銀蒜低垂。那畫廊前立着一雙小婢。伺候桃簾。一見人來。即忙通報。花氏前來。請戶門。吳郎移步出房。迎含烟微笑。無稱喚。與花姨見禮完時。即轉身。自去書齋。休細表。却說這花姨相見。女千金。九華正自牙。

床坐半掛羅幃擁護。母女相逢同問慰。花姨格外會慇懃。呼愛女。喚嬌生。笑滿桃花兩頰春。小姐讓其身入坐。那成氏微微一笑。便辭云。姨娘在此寬坐。母女們敘談敘談。奴還有些小事失陪得罪了。

花姨是道聲請便面含歡。這一個成氏回身且慢言。却說香房雙母女。各通款曲話寒暄。大小姐詢其父母高堂。一自那妹子分拋去北燕。料想合家悲更苦。這一晌慈親未識。慈煎兒久候。候請尊長歸甯去。不道偏教疾病纏。小姐言時長歎息。早不覺珍珠兩點落胸前。那花姨正同女說多高興。忽聽這小姐言題。椿與萱頓覺惻然心不悅。一聲冷笑怪兒偏。恁遭逢正該趁願天施報。何用孩兒恁掛牽。說得千金低了首。遲遲又乃道情端。娘可知新親兩下無多日。兒偶染小恙。何消自至觀。此舉由來誠造次。須恐怕伊家批點笑。其慈娘受誘。女何堪。今後還祈莫這般。幾句話說得花姨紅了面。十分不悅。又忻然。

停了半晌乃冷笑道。做娘的因聽你病了好意。到來看問。兒女至親。這又何碍。却受你這許多抱怨。數落。固是好孝順。女兒忒也不知好歹。既恐我帶累小姐。被人批點。有失光輝。往後憑你死在他家。再不來顧問便了。

花姨說着皺眉。氣得千金兩淚拋。惜在芳心言不出。侍兒們慌忙打諢語言。交容帶笑語含嘲。又把香茶獻一遭。

豔雲香雲一齊笑。勸道姨太太請用茶。不用惱。呵小姐乃老實人。不會說話。多有冲撞了自家兒女。沒甚要緊。休得介懷。

二人含笑勸姨娘。花氏移時氣。乃降便與女兒同問答。大小姐停悲作喜。順萱堂談近况。敘家常。花映玉題起成姨笑一場。

阿小姐你家那個姨娘。怎生那般醜怪。恁容貌世間委實希達。少有真個如妖似鬼。忒也難看了。我一見面。幾乎失笑出來。好容易方纔忍住。

醜來要說婦人醜。佩服殺你那公公。與此幃似這般怪狀。奇形稱愛寵。想必是而今世上絕峨眉。誠不解怎同陪。此理由來非易推。說得眾人俱好笑。香雲便把手輕揮。恐他人至為聽得。大小姐含笑無言向外窺。生怕誰來聞此語。却不道成姨巧巧到香閣。

你道何為湊巧。原來那成氏推故出來。便潛立窗外竊聽他母女房中言語。

當聽花姨取笑他。抽身入室。怒容加。瞬白眼啟黃牙。冷笑連聲把手叉。對着雙雙娘共語。將言發作道根芽。

阿唷你娘兒兩個說得熱鬧。好聽呀。我這容貌是天生成的。憑他美惡與別人何干。要你這般取笑。

奴雖生得醜。規模少不得是你孩兒小阿婆。初次新親。纔見面。便將我這般奚落。却因何真可笑。忒差訛。須知道似汝容貌。世亦多。

休得自以為美。貌過人。便教取笑於我。可知我醜陋人。老老實實到無可笑話。不比那些風流美貌之人。沾花惹草。慣曾弄出些風流事。

來。那纔是真正笑話哩。

言完負氣便回身。氣得花姨難出聲。欲待將言同發作。又碍着上門初次是新親。思量只得權含忍。小姐牀中歎息云。

咳罷了罷了。好好的又惹出氣來了。這是那裡說起。自是我的悔氣。

兀華說着倒身眠。這時候早又華堂列綺筵。吳夫人命請姨娘身出外。兩下裡各分賓主。遜盃盤。那一個成姨深怪花家女。沒好氣不去相。

陪躲半邊獨坐房中為兄罵緣何初會出胡言真可惡實堪嫌實令我越想之時怒越添

你這萬惡的刻薄嘴臉婆休看不起我管教你那女兒有一日死在我手中那時你纔曉得我這手段利害哩

按表成姨忿忿然且聽席散畫堂前早看未末申初候花氏相辭要轉旋致謝親家吳太太又去到後堂作別女紅顏大小姐十分不悅聊酬答命兩婢代送姨娘到外邊吳宅夫人親送出花姨作謝上魚軒那三個婢僮隨轉權休表且說吳家府裡言今日吳公書院避聽去了方纔移步返閨間更有那瑞徵隨父同來到吳太守笑問今朝一段緣姜府如君因甚事平白地突然而至却無端夫人見說微微笑伊說是為憶閨娃特至觀

究竟媳婦亦無甚大病不過受點微涼有些傷風咳嗽而已

其實何消親自來想必他不知輕重有些跌穿着那朝裙補服猶奇異姜親家妻原來一體排那兩個父子聞言猶未語成姨娘旁邊插口把言開

那裡是他家妻妾無分只怕是他私自穿了偷出來借些體面罷了

大約其人作事歪不像是三從四德女裙釵少奶奶穿娘鞋子依娘步還只怕亦與糊塗一例倘此後夫人須着意婆婆規矩要安排休太軟莫妝點凡事嚴加做主裁成氏挑唆說語進老夫婦微微點首笑盈盈旁邊公子心中惱一回身告退尊前返室來却見姣妻姜小姐在那裡無言倚枕淚頻揩瑞徵豈不知芳意空床冷笑勸佳人且放懷

小姐玉體違和還宜保重實懷何必為這些細事惹煩納悶

吳郎執手勸婢娟大小姐強把蛾眉寬一寬按下此間琴瑟語再題花氏轉家園廳前下轎身歸內自到房中換服穿却除花都已畢倚窗坐下悶懨懨無好氣帶愁煩暗裡嗟吁暗裡言

咳罷了罷了我只說出去光輝光輝以遠悶懷那知反惹了一肚的氣惱這是從何說起

越思越想悶填胸不使人前漏此風猶恐二姨為取笑被他們大家奚落失光榮正然忿忿無聊賴却不道小婢歸來信已通年幼杏兒不解事早已向一班夥伴露情衷說道他成姨利害非凡比生得那怪狀奇形言語凶說得過我處姨娘難抵對可憐是今朝氣得面通紅詞絮絮話重重那婢子敷衍新文事一宗傳到二姨多好笑說花氏自尋煩惱出平空於時同向夫人訴到引得破涕為歡笑滿容

夫人便道這兩親家一對愛寵却也不爭上下

新親初會便分顏此亦人間一笑談莫氏夫人言訖笑二姨含笑亦稱然若非聽此新聞事怎得夫人眉一寬不表閨房妻妾語再說那姜公終日伴慈萱太夫人因思孫女常悲淚近仁是曲盡慇懃奉母歡或抹牙牌供戲具或尋小說講開篇或同小飲三杯酒或撫瑤琴一曲彈雖是泥人陪土佛到底也少為開釋解愁煩因而常在慈親室不曉家庭事一端花姨擅行私出外被人瞞着怎知緣此言表過權休說題到文家美少年

却說少霞公子自見惠英小姐應詔之後真是一腔忿恨萬種悲懷却又無處發洩

連朝鬱鬱意如痴不獨神馳心亦馳真個是百種柔情情已矣真個是萬般氣惱惱何之書案上無心玩索書千卷筆囊中不去抽尋筆一枝連日來冷面如水無笑語終朝裡愁腸似結懶吟詩恨沈沈三更倚枕難成寐默默一日嗟吁十二時雖有他同伴春溶勸解奈文君一時怎撇這相思那一個謝郎既勸還嘲笑這分時奪取剛刀殺藕絲

是日却當有事文公子午膳無心假寐小榻至晚未起及夜膳已來書僮們鋪設停當正待要請早有一個小童先叫道三姑爺休睡了起來用膳罷謝公子在此候着看饌涼了

驚醒多才聽此云登時不覺發富意生噴滿面紅雲喝一聲

哇狗才誰是你的姑爺如此大驚小怪做甚你家小姐現已做了帝室妃嬪該也得和怎尚作這般稱喚汝莫非落我麼少霞說着怒重重趕上宋欲打無知幼小童嚇得童兒飛走去那旁邊孜孜笑倒謝春溶文君氣得心如炮香士將言勸舅兄

文兄息怒不要惱了伊等無知之輩何必同他計較快請來用膳罷果是酒有已冷

春溶半勸半相嘲文炳無何怒畧消二位多才同入座書童又去盪香醪盃共舉燭高烧文公子似舅家風量最豪倒金樽借以消愁澆魄礪早把個謝郎拚得醉醺醺書僮獻上香杭飯用罷之時撤酒肴收去廚房無用表却說這春溶酒後更喧囂呵呵笑謂文公子何事吾兄意寂寂可也知我等青年時止少那堪歲月閑中消雖則教金盃已覆難收水少不得王軫猶存可續勝那姮娥既撒檀郎奔月去猶笑你縱然想殺也徒勞琴瑟友鳳鸞交論着屬除此藍橋有鸛橋莫謂傾城難再得這也是姻緣前定故相遭春溶言訖相窺笑文炳明知語戲調

便道吾兄醉矣休關上酒來請安置了罷勿在此胡言亂語將小弟開心消遣也

多才說着皺眉尖果是春溶醉欲眠阿欠連連身立起便自去除冠却服到床前微帶笑半含歡又對文君說事原

睡也睡也吾兄休得惹厭讓一人呆呆的獨坐着想到天亮如何

文炳輕輕碎一聲春溶歸寢入羅衾霎時已是沉沉睡文公子獨對銀缸暗自評既是他失約秦娥忘破鏡徒勞我多情蕭史困愁城就猶如鸞飛遠樹空留影還只怕鳳得新巢已稱心似這般寤寐思之無所益只落得如痴如醉失精神也何妨告辭舅氏歸家轉到那裡隨侍雙親是正經解愁煩省得將身羈此處對着這一家意況冷如水

這主意是好但恐怕外祖母及舅氏不諒下情道是秋闈在即何為往返奔馳無容歸去硬作欺留這便如何

沉吟思想意呆呆忽地裡一皺雙眉計上來這其間只索瞞之私自返方保得無人阻擋強延挨吾本為男兒暗適何妨碍須不比女子私逃惹忌猜正自沉吟尋主意却好那童兒幾個返空齋香茶一盞呈書案文公子手接瑤鍾把口開

便對謝府兩童說道汝公子被酒久已睡熟無須伺候了汝等要各退去那廂安歇罷我却尚要少坐片時單留下米片折桂二人在此

伺候便了

謝家童僕聽其言。答應了自去安身到那邊。這裡少霞仍寂坐。那兩個采芹折桂侍尊前。容帶笑。面含歡。便投東人也去眠。漏下三更時不早。公子你呆呆又不看書篇。何消作此深宵坐。夜靜須防寒氣添。童子相催含笑語。少霞聽得四無喧。方纔啟口開言說。喚二童計較相商。凭事端。乃以欲行潛遁語。分明告與細根原。休怠慢。莫羈延。可與我速把行裝打疊完。明日五更私上路。不在此索然無謂日。懨懨文君言訖。其中故。芹與桂踴躍登時盡道然。

齊道公子要歸去。這主意是極妙的了。省得在此被人嫌棄。有何好處。小的前日去到茶房裏。茶撞見他家花姨娘的一個老嫗。把我一推說道。慢着我姨太太。要水哩。你是誰人。敢來搶先。我說是公子。要茶。只倒一口兒。那老婆子便一把奪去。盪將傾潑。氣着說是吾家小姐。現已做了皇帝妃子。你公子還住此。做甚常日。要茶要水的。難為你們自家到不覺惹厭。我便回他本老親。他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夫人多年不管家庭事。這現在作主。須憑我主人。小的彼時聞此語。忍着氣。無何只得自回身。這情由本思告訴吾公子。却為見正極愁煩。故未云。

小的正說家中香噴噴的日子。不過在這裡受此瘟氣。做甚真正無謂得緊。若還公子到江西。我們就早整行裝。免被欺說罷。一時齊動手。文公子亦同檢點。把燈携。無怠慢。莫遲疑。琴劍書箱。正備齊。忙得他剔剔銀缸。嫌不亮。又點起雙枝絳燭。照無遺。

於是二僮一個忙裝被套。一個便打衣包。公子自家檢點裝紮。那些文房書籍。

忽忽收拾不遲延。公子開言說。事原兩隻書箱。難以帶。却只好將來存放此書軒。采芹折桂言稱是。忙亂亂頃刻之間。打疊全主僕三人。同計較。這時候多應尚在四更天。聽了聽謝郎床上鼾聲響。被酒之人。自好眠。折桂便催潛去罷。少霞說且畧停延。通關四鼓。譙樓響。那得城門便啟關。且自遲遲稍等待。黎明方好出城垣。同計較。畧流連。又命那僮子。櫺頭備錦鞍。那一匹坐馬。本為吾帶至。今夜裡不妨乘去。整歸轡。二僮答應。槽頭去。文公子輾轉終於意。歡然何乃。忽辭甥館去。題詩一首示心田。磨了墨。不須箋。寫在書房粉壁邊。不假沈思才本捷。一揮洒。七言八句霎時完。

詩曰 寶釵分沒數無緣

鶴去重霄魚在淵

得意紫鸞休費鏡

斷踪青鳥罷啣箋

金盆已覆難收水

玉軀拋殘怎續絃

此恨未知何日盡

不禁搔首問蒼天

後書秦娥失約。喜列嬪嬙。蕭史無緣。愁羈甥館。羞避東床。誌題北壁。算月日。桃源散客。尉君文氏謹書。

新詩題罷自吟哦。歎息儒生運坎坷。立志多年求美匹。方逢絕代凭姣娥。却誰知一場好事成虛幻。反惹得萬種愁思無奈何。即使他時重續配。還只怕未能及此鳳凰柯。嗟吁。攔筆重歸坐。聽了聽漏下銅壺五鼓初。正自傍徨心着急。却好那二僮走到笑容多。叫聲公子。休耽悞。凭時候。兀自呆呆着甚魔。此刻已經天不早。街坊適聽五更鐃。休耽攔。莫延俄。就此前行快走波。公子呀。不須停頓莫留連。已將那馬匹安。

排在外邊。此際早看交五鼓。趁着這合門沉睡。好私潛。再還只恐天明。亮那時節。走不成時。反惹嫌。舅老爺定有言詞。來責備。可莫惹主人。受罵。僕加鞭。他二人言完。一笑。撇行李。文公子點首。抽身。整整冠。小小燈籠。提一個。兩僮子立時搬運。出書軒。臨戶外。到庭前。忽聽書房對面言。

呀。此刻外面是何人行。走來。片忙應道。是我出來。小解的。休得大驚。小怪。看驚醒了。那邊主人是恁意思。

對面之人信道。真。依然眠睡。不開聲。三人此際。心慌亂。吹滅燈籠。悄悄行。繞院穿廊。多熟徑。早已是重重。摸到大牆門。僮兒啓戶。牽駒出。幸喜得門上諸人睡未聞。主僕於時。齊出。外文公子慌忙。跳上綉鞍。乘采芹。即便執行。事折桂。書箱背在身。時及黎明。開曙影。曉風一片。散輕雲。紅輪猶未升。東海鳥雀。棲枝。怎出林。那街頭寂寂。不聞人語。響看了。看家家戶戶。尚關門。主僕們欣然。離了姜門。去一徑。忽忽。使出城。按表登途。行路客。要題姜府。到明晨。司閤。早起。開門。不覺心中。大吃驚。何故。雙扉。清早。啓。莫不是家中。被竊。遇強人。慌忙。入內。高聲。問。個個言稱。不曉。聞內裡。主人猶未。起。門公只得。便回身。不言。奴僕。方驚。說。題到書齋。謝少君。一覺醒來。天大亮。床中。覺得。冷風。侵。慌忙。揭帳。來。觀看。却原來。昨夜。忘懷。未。開門。便喚。文兄。相問。訊。不聞。答應。起。疑心。推枕。被。着衣。襟。坐起。挑幃。細看。明。却誰知。不獨。書房。人影。杳。連及。那文君。帷帳。也。無存。單單。剩下。沉香。榻。衾枕。蕭然。不見形。香士吃驚。心大訝。慌忙。高喚。自家下。

阿雲。烟墨。雨。可起身了。麼。快來。觀看。文公子不知。那裡去了。

春溶。床上。遽高呼。嚇得了。對面。人人。主意。無。立即。穿衣。同。走到。齊稱。怪事。好糊塗。想來。主僕。潛逃。去。此刻。多應。上道。逢。香士。聞言。連點首。文公子。為因。折散。鳳鸞。圖。懷恨。每。嗟。吁。連日。愁煩。意。不舒。想。必。潛行。歸去了。但不。曉。何為。作事。並。瞞。吾。

當下。謝公子。一面。說話。便。自。起身。送。命家人。快去。內堂。報知。其事。

幾個。家人。不。暫。接。慌忙。就。將。情。傳。報。內堂。來。太君。母子。還驚。異。莫。氏。夫人。嚇。一。呆。共。吁。嗟。愛。女。人。官。佳。婿。失。未。知。道。家。門。何。事。遇。奇。災。太。君。姑。媳。同。悲。歎。燕。柳。雙。姨。暗。猜。料。為。千金。應。選。詎。因。而。氣。走。小。英。才。可。憐。未。識。千金。志。一。片。冰。心。隱。素。懷。只。認。此。行。真。失。節。負。他。夫。婿。待。皇。階。姜。公。當。下。臨。書。院。細。看。情形。把。口。開。

阿謝。甥。汝。等。同居。一。室。難道。少。霞。絕。無。口。角。相。示。此。行。何。往。麼。

春溶。答。道。一。無。辭。故。此。他。半。夜。潛。行。竟。不。知。想。文。兄。此。去。無。非。歸。父。省。諒。不。知。禍。生。意。外。有。差。疑。但。只。消。姨。夫。作。扎。江。西。去。呈。底。裡。討。一。回。音。剖。曲。私。那。其。聞。自。悉。少。霞。何。所。往。得。個。舉。家。疑。惑。動。愁。思。謝。春。溶。一。頭。說。着。姜。公。應。猛。回。頭。忽。見。牆。邊。一。首。詩。便。起。身。同。與。謝。郎。來。細。看。一。聲。長。歎。語。遽。遞。分。玉。鏡。斷。紅。絲。故。使。含。嗔。半。夜。馳。徒。情。由。氣。走。東。牀。無。所。往。似。不。合。今。宵。潛。遁。故。購。之。

便。問。春。溶。此。詩。係。少。霞。何。時。所。作。書。此。牆。上。春。溶。答。道。昨。日。尚。未。看。見。想。是。他。臨。時。寫。的。了。

姜。公。當。下。便。回。身。謝。子。相。隨。入。內。庭。安。候。母。姨。常。禮。畢。再。談。一。會。轉。書。廳。與。少。霞。芸。窗。相。伴。多。時。憤。今。日。裡。獨。坐。無。聊。覺。冷。清。呆。想。一。回。無。可。奈。只。得。個。窗。前。自。去。用。功。勤。慢。談。公。子。書。齋。事。要。說。中。堂。內。裡。情。太。夫。人。為。見。外。孫。潛。自。去。愁。煩。不。免。悶。懷。深。長。歎。氣。短。吁。聲。半。是。牽。懷。

半是嘆便乃攢眉和子語。可記得去年汝妹託詳。今教觀看年輕子有故之時作字間。今日少霞潛遁跡還當作速寄書音。如他可石歸家去。這其間倘有差遲却怎生。工部侍郎聞母語。便修書信不遲停。寫完正自粘封固。却值雲樓適轉程。只為他宋氏攜人居府署。欲歸親母。歎留殷情。牽此處姑和娘。每差遣。夢子前來探。慢巡故此峻峯身。早到候安常。禮見三人。姜侍郎當時便與言其事。文表兄今夜潛逃。不別行。恁行為甚。屬荒唐。唐還可笑。想必是從令母黨斷親情。不知究竟何方去。我這裡欲寄書通伊父。聞却好姪兒來得巧。一封書順將攜去府衙門。

託汝岳丈加封飛遞至江西學署中便了

雲樓答應接書。函心下猜疑。不便言告。退尊前移步出。繞迴廊。自來書室。問根原。春浴相見同歸坐。姜雲樓便把其情問安。源何故表兄潛遁去。謝公子微微一笑。指牆邊。

姜兄請觀此詩句。便知令表兄之去意也。

雲樓見說舉雙眸。那壁上果見文君筆跡。留便起身仔細從頭吟一遍。真果是詞情悽惋。意風流。新詩看罷重歸坐。也不覺一口長吁點點頭。咳。原來文表兄為此而去。

這行徑亦可憐。來亦可嫌。雖則教吾家阿姊應宣。宣可也。知出乎無奈。因豺虎殊非是。故作相欺折鳳鸞。說什麼傾覆金盆羞逝水。說什麼拋荒玉軫懶調絃。言感過意何偏。豈不曉男可重婚自古言。未免荒唐呆特甚。竟為此衷懷情慚便私旋。

難道伊作此不別而行。將來連舅氏都可不認。斷絕親情了麼。

雲樓說着笑。還嘆香士言。稱話不差。書院閑談多一會。姜公子告辭仍去府尊衙書函。自託加封。寄按下其情不表。他要說吳家大小姐連朝氣惱。瘦如花。禍根却是花。幾種因此上。成氏心中恨九華。向夫人冷語譴言。時弄舌說小姐初來新婦。禮應嘉。早上是候安。必要黎明到。晚間是侍立堂前。親獻茶。每至三更方許退。可憐那金蓮小足。立須麻翻。尋針線為操作。每日裡時刻尋疵與摘瑕。挽髻不容時樣。式穿衣無許綺羅華。等閑更戒言和笑。少有差池責備加。待他威嚴多出格。大小姐勝如帶鎖與披枷。強忍耐。暗咨嗟。自歎遭逢運未佳。

原來吳夫人是個無用老實之輩。亦且耳聾。又係棉花做的。所以言聽計從。無一事不依成氏調度。小姐病愈起身後。便欲歸甯探望父。

母成氏諷夫人說新媳婦。母家未接不許歸去。姜府亦因心緒不甯。未暇接女。

那成氏日久。謔言惑主人。可憐苦了女千金。作女工時。時殘線拖雲髻。憶母家刻刻香羅拭淚痕。常日間視膳問安。堂上去看了那翁姑面。色冷如冰。真個促實難禁。一聽傳呼。意自驚。那一個成氏更多刁促。意私下裡。廚中吩咐管庖人。千金每日房中膳。盡具些饅饊東西。不可吞攞。的是幾碗幾盤。空好看大小姐。免饑無奈。畧沾唇。新婚琴瑟難離睦。怎奈又不敢。閨房一語。論成姨娘時刻。潛於窗下聽。不然亦遣腹心人。瑞徵見此。雖煩惱。却不便為護嬌。事與彼爭。姜府貽房。雙侍女。成姨道。彼能輕。盛未堪。留侍香房內。恐防他。有惑青年小主心。今去堂前為伺候。另挑侍女在房門。換兩個。無知頑婢。多相。叠服侍。千金空掛名。更有姜門。雙僕婦。亦盡教充當。相使外邊。存九華小姐。真無奈。滿。

腹愁思何處伸。迅速時光彌了月。姜府內差人迎接女歸甯。千金告別翁姑。返到家中骨肉相逢。喜不勝題。及惠英遭逼。迫大小姐情關手足。慟悲聲。蘭姨恐惹夫人。苦忙即支開別話。云太太吞悲通款。曲這一向翁姑相待。諒和平。我兒何故多消瘦。他兩個豔雪香雲。怎不臨小姐。因隨吳宅婢。含糊不便訴。慈親更防生母行乖戾。恐怕彼衛護孩兒。吵上門。反惹多餘開氣。惱不如瞞却保安甯。小姐是沈吟半日。方開口。婆婆說豔雪香雲並長成。不便房中為使喚。因此上另將幼婢與兒身夫人。聽了無詞。說大小姐住得三朝兩日。辰吳宅相迎。差使接佳人。無奈轉夫門。且將接表杭州事。題起了前次潛行文。辭君。

話說文公子那日。潛出姜門。到了城外。片桂二僮便欲買一小舟。渡江而去。文公子不肯。嫌舟行遲緩。不若起早迅速。

二僮不便拂東翁。公子於時策玉驄。折桂米片。隨左右。他兩個負荷行李。步相從。時逢孟夏。清和月。一路上觸目風光。景物融融。聽得些戲者。管絃金谷。裡又見那遊人。車馬畫橋。東過桃溪。沾衣欲濕。桃花雨。穿柳陌。吹面不寒。柳絮絮。風見幾處牧子。荷鋤耕綠野。見幾處山童。抱甕出芳叢。要須知。自來浙省繁華地。行到處一片韶光。錦繡同。文公子主僕三人情。自適。趨程途。晚行夜宿。意從容。行來出了杭州境。這一日。却過嚴陵地界。逢日色沈西。時及暮。又遇着四圍雲合雨濛濛。少霞主僕心忙。亂尋酒店。借問行人。何路通。答道。此為荒野地。客官們行程。何乃憊。驢那間。那有招商店。除非向前面村莊。借榻容說罷。其人忙去了。文公子心慌。埋怨二書僮。吾云天晚。須尋宿。汝貪着赶路。言稱日尚紅。到此時。錯過招商天。又雨。却教我黃昏何處。駐行蹤。二僮便道。休埋怨。怨那耽擱。恐使滂沱大雨。沖須速趨行。前面去。尋庄戶。權為借宿一宵。中於時公子忙催馬。三主僕急急心慌。走似風。一氣跑來。剛十里。方看見前邊隱隱有燈紅。

折桂叫道。好了。好了。望見幾間房舍。我們快去借宿。米片道。正是。有命了我身上。已被這小雨濕透哩。

主僕三人喜不凡。忙到那燈光亮處。叩雙環。輕輕各把蓬門。擊却好。其中人未眠。啟雙扉。走出龍鍾年。老婦。見了這三人行徑。甚茫然。慌忙啟口。將言問。你三位尊客。何來到此間。主僕乃將詳細。告一宵借宿。要從權。房金厚謝。無相吝。我等是失路。相投。乞見憐。老嫗當時聞此語。堆着笑。十分歡喜。謝蒼天。

阿彌陀佛。你就是文公子。麼。我家奶奶正然在此。日日念誦。說他。家上剩這一門。遂親身居富貴。要寄信去。少求資助。好扶觀歸鄉。再不多道。公子今夜。竟到此處。萍水相逢。真是奇遇。快請入內相見。吾家主母。

婦人說着。笑嘻嘻。公子心中。驚又疑。恁事希奇。從未曉。何來親戚。此門樓。三個人。於時只得相同入。那老嫗。搶步。當先。把話題。奶奶。阿日常說的。什麼族兄。文大人。做學使的。他家公子。巧巧到了。快來相見。呀。

老嫗高呼。入草堂。文公子相隨。舉目。看端詳。但只見。桌邊立起。中年婦。還有個。少小。閨娃。俊俏。慌促之間。看不細。都穿着。渾身。縐素。布衣。妝燈前。同在。攻針黹。一大堆。剪尺。零星。擺案旁。公子上前。忙答禮。那婦人。慌忙。推住。笑非常。慇懃。答禮。回呼。女這。係汝。中表之親。見不。妨。少女。含羞。遵母命。轉奴。軀深。深。檢粧。見才郎。文家公子。忙回。揖。見禮。畢。女子。回身。自。避。藏。片桂。便將。包袱。解。主僕們。大家。換去。濕衣。裳。婦人。忙讓。多才。坐。那老嫗。矮凳。連忙。端兩。張笑。讓。他。折桂。米片。同。歇息。回身。取。火。下。廚房。燒茶。奉客。無須。說。這裡。是。賓主。寒溫。述。細。詳。原來。那。貧婦。

本為文姓女敘起來少霞連族一姑娘椿萱久逝無兄弟。因此上母氏無依早嫁郎。其夫是複姓慕容單名格。字承先。少年曾折桂枝香。立錐無地家蕭索。最苦的潦倒窮儒處。窮鄉前歲方教稍得意。遂挑遇選堂官座。因到此方嚴陵府。是一個冷署閑官學正堂。老夫妻花甲已週無子息。止有一閨娃小字喚純娘。又誰知廣文莅任無多日。慕容裕一命嗚呼見冥王。遺下了孤苦伶仃雙母女。一貧如洗怎回鄉。真苦惱。實淒涼。只得把靈柩權為寄廟堂。家世孤寒房族少。六親凋落與誰商。可憐他一雙母女無棲止。真好比斷梗飄蓬沒主張。尚幸其用得蒼年。一老婦生來義胆有忠腸。伊家本在村中住。便將這主母娘兒接下鄉。茅屋數椽權止息。那老嫗本無兒女。一孤孀伊雖有薄田數畝。常荒廢。主僕三人歎絕糧。幸而他城內人家多熟識。常常去攬些針黹共衣裳。娘作粗來兒作細。老嫗為人作洗漿。更又純娘知翰墨。擔幾個鄉村幼女小兒郎。草堂裡面教書學。雖則是修脯無多少。貼幫苦度光陰延歲月。可憐未識怎收場。那婦人當時細訴新由事。說到傷心珠淚颺。手絹將來頻擦目。文公子當聽訴此苦衷。腸知所以得其詳。不免為之亦感傷。含笑遂將姑母喚却原來兩家戚誼舊。潘楊逢邂逅。忽荒唐。小姪是自幼隨親在帝邦。故里親朋全不悉。怎曉得遠房姑母寓村莊。却誰知今宵萍水為相遇。少不得小姪回衙稟父娘。這其間資斧自應聊少助。好搬去姑夫靈柩返餘杭。到家時好教表姊完婚嫁。擇一婿半子堪為作靠旁。幾句話說得孺人深喜悅。忙道是果能如此。德難忘。嗟吾夫族人丁絕。論富貴母氏惟存你遠房。一向來魚鴈無通疎失久。原思寄信乞相幫。又恐教人情似帝難猜。料尊父母無恤貧寒。責我狂故此遲疑多。不決怕教反惹面無光。難得個今宵賢姪前來到。這正是天遣相逢人願償。尊翁令堂應納福。不知你同胞幾個弟兄行。有無姊妹金閨秀。賢姪是想已完姻入洞房。文少霞答道。雙親多託庇。一兄一姊侍高堂。哥哥娶嫂名門女。姊姊紅絲付謝郎。若問姪兒姻眷事。這却教姑娘怨笑聽荒唐。遂將那惠英小姐情由事。一一從頭訴細詳。拆良緣忿忿不平。潛走避。遭苦雨因而深夜到荒鄉。少霞言訖長吁氣。文氏慙慙勸慰將。事已如斯休懊惱。少不得另求淑女續鸞凰。長談一席茶來到。那一位奶奶抬身便進房。開了櫥門尋食物。滿滿的零星糕餅四盤裝。要曉得貧家怎有佳酥點。只因他小姐為人作嫁裳。針黹精工人並喜。因將食物饒紅妝。今宵權以供佳客。自是荒廚乏酒漿。當下僮人端出外。兩盤置桌。奉文郎。兩盤便與書僮吃。斟上清茶笑遜嘗。却愧吾夜分荒廚饑腸。未能敬客具壺觴。權將這些些粗點聊充腹。請賢姪安置權居我對房。主僕於時同進食。些須物二僮猶未足饑腸。探囊又取乾糧物。食罷壺中茶亦光。兩書僮笑謝一聲。持火出。喂馬料將來安置。扣東廂回身方去。開行李。那一個老嫗携燈照應。忙開了對房門兩扇。却喜有現成草榻兩空床。掃灰塵。便將上首安公子。二僕旁邊合一張鋪設完。時俱各睡。老嫗把雙扉掩好。熄燈先行。程主僕多年苦也。只得將就安身入夢鄉。要說慕容雙母女一向來三人主僕本同房。其時收拾俱歸室。母女燈前話短長。文氏孺人長歎息。遲疑良久。謂紅妝。想我兒青春二九標梅。及以這等孤苦零丁。誰與商。做娘的抑鬱年來多疾病。怎光景深愁不測一朝亡。那時遺你孤寒女。守空閨未定終身。怎主張。喜今宵天遣相逢文表弟。堪羨他青年一表貌堂堂。言詞委婉多情誼。好個風流俊俏郎。聞得伊原聘嬌妻充禁御。我意欲將汝與續鸞凰。雖然教兩邊門第天淵隔。待明朝碰碰機緣與共商。若使三生多夙分。自可以一言成就鳳鸞行。這姻緣為娘主意善之熟。料想女兒志亦償。小姐聞言紅粉面。婚姻事低頭不便答。萱堂聽得個旁邊老嫗多歡喜。忙說道。奶奶之言主意強試看他公子風流過宋玉。恰配我千金美貌似王嬌。真到

是天生一對佳夫婦。若許彼諒沒推敲。參與商主僕燈前言論久。時交夜分覺微涼。方纔收拾歸床睡。春宵短一覺微朦透曙光。賓主起身將戶啟。看了看一天雨意。色蒼茫。文家主僕心中躁。沒奈何。就攔相留住。草堂文公子悄與雙僮子說。看他家十分貧窘之餘糧。如何供得吾們膳。可取出五兩花銀錠。一方送與慕容姑太太。在這裡一宵權住。自無妨。兩書僮將銀取出。來包好梳洗畢。主僕抬身使出房。却好孺人妝亦整出房。來兩邊相見。話衷腸。純娘老嫗廚中去。早點安排炒米湯。又煮兩盤茶葉蛋。攤成薄餅。色微黃。那老嫗忽忙捧向中堂獻。文氏慇懃邀客。嚙更讓二僮廚房。吃少霞用畢。叫姑娘袖中取出花銀子。呈上尊前道細詳。這一點薄敬些微聊表意。望祈笑納。叱收。藏孺人不肯多推讓。文公子再四言之始受。將於時使命。姬市中為兒。擇買到了菜蔬魚肉一籃。僮多姣烹飪。廚中嫗老嫗添薪釜底忙。忙亂多時。方煮熟。草堂裡面具壺觴。一碗酒。爛櫻桃肉。蝦餅煎來色微黃。銀蛋燉成甜更潔。玉羹調出美非常。三鮮洋菜麻油拌。巨口鱸魚笋片湯。餚饌不多剛四色。村醪沽得鬱金香。主人敬客慇懃勸。早不覺醉了。文家年少郎上下於時同膳畢。那老嫗燒茶收拾好。忽忙純娘自在廚房食。只因迴避生人身躲藏。二僮吃罷堂前去。林森楷檯共與幫。含笑斟其茶兩盞。孺人便從容閑話。敘衷腸。含歡啟口稱賢姪。有一不揣之言試共商。就是這小女純娘。今十八家貧猶未擇東床。雖則教達門開。實難稱美。却到也四德三從。禮法詳朝。墨願還如一。二女工針黹算精良。恕無知鄒東養。你名流客誠斗胆。欲以烏鴉配鳳凰。勿笑其面。許婚姻多造次。且喜這愚姑頗忝舊藩。楊怯情由。郎君不棄如云可。真乃是緣結三生。豈泛常道罷。孺人含笑面。文公子時間被酒興多狂。忘顧忌。欠籌量。微笑含糊答應忙。這婚姻荷感姑娘垂錯愛。今日裡一言為定。又何妨。料想那椿萱大約察詞說。這乃是天遣奇逢。到此鄉公子言時。文氏喜。那旁側米芹折桂甚傍。復暗思公子多沈醉。作事全然不忖量。這婚姻父母尊前猶未曉。如何擅自定紅妝。亦況且兩邊門第高低別。為什麼一口輕輕就允將。到江西告與雙親。如不肯。那時節事須弄得費周章。二人思想心中急。暗瞞着文氏求婚話。倒央不說二僮睜怒目。再言公子叫姑娘春鵲鵲笑洋洋。道是多承雅愛。長許我東牀為坦腹。真正是天緣有在豈同常。怎奈何客邊愧乏千金聘。只得個見意聊貽帕一方。言訖腰間忙解取。一幅挑羅素帕。珮鴛鴦。躬身含笑呈姑母。這一絲聘物雖微情自長。文氏欣然忙接過。亦取出家傳古帖十三行。將來回贈。文公子少霞是稱謝。遂於拜匣藏。姑姓二人多喜悅。談談說說及斜陽。用其晚膳俱歸室。兩書僮埋怨多才欠主張。

公子平時何等精細。今日為甚如此孟浪也。

無端吃得醉沉沉。與他家萍水相逢就定親。這姻緣歸告堂前如不允。那時候却看公子怎調停。真造次。欠思尋。一諾千金出口輕。亦怪這奶奶真教無道理。幾曾見誰家當面許婚姻。片言點醒風流客。此刻是酒意全消悔亦生。埋怨二僮該早說。這些話方纔可不對吾云。

米芹道方纔因見公子吃得沈醉。若插嘴時又好討罵了。且當着人家叫小的們。怎生說法。

少霞聽此默無言。那折桂又乃含歡道。事原常聽說公子十分高眼界。少夫人必須絕色美嫵媚。續聘這慕容小姐。雖非醜陋。那及他姜府千金貌十全。怎便忽教低了眼。米芹含笑也開談。

桂兄弟休說真話。據我看來。世上女子若欲比上姜小姐的。却也希逢。罕有得能及似吾家小姐的。也就算是美貌的了。好像兀自不如這。

慕容小姐生得又黃又瘦到與大少奶奶初來時有些彷彿想是夙有緣分故教公子便低了眼色竟看中了事已如斯我等不消說了二僮議論笑吟吟公子無言暗自評并桂所言誠不謬適纔端茶飲多樽忘顧忌涉昏沈冒失將來一口應既定婚姻難悔約亦只好憑他醜陋與娉娉前定那惠娘到是無雙貌怎奈又與我無緣入掖庭思想不禁興歎息三主僕上床一覺至天明忽聽得外邊亂擊柴扉響那聲勢嚇得人人吃一驚兩下房中俱各起采并搶步去房門原來是城中秀士韓宗坦關切這母女因來報信音為見那各處地方挑秀女恐怕他純娘被選入宮庭

念昔日師生之誼因此特來告知師母令其早為潛避勿使骨肉分離後悔無及當下文氏便將昨日邂逅相逢族姪已將小姐面許為婚一事述與韓生於是那秀才即請公子相見

兩邊見禮敘寒暄宗坦將言道事原既是東床今在此與世妹無妨草草畢姻緣待我作個氤氲使省得過福到臨頭難主事說得孺人連點首只慮這匆忙無備怎成全愁煩不免雙眉鎖文炳嗟吁暗自言

咳這也真正奇

莫非吾命犯鯨孤因此上鳳友鸞交不易圖纔見他惠妹無緣分半路難道說純娘又要折中途論婚姻今番若再成虛話少霞也從此灰心甯使無公子沉吟愁更笑韓生催促勿含糊

阿師母事不宜遲快些料理休待臨時禍及分訴不來便悔之晚矣

秀才催促事從權那兩個好戲書僮各笑言既是先生多美意吾公子身邊帶得有盤川就此去城中速把花銀兒買物事有佳煩難辦不完秀士欣然連道妙於是那孺人竟取書僮剛湊巧不耽延却好辰辰即是天文少霞忙去房中開拜稱出了白銀卅兩付生員含笑云生疎不識城中市這件事奉託先生料理全那一個秀士欣欣來允諾告別了便同折桂入城垣

話說他二人到了城市錢鋪中兌了銀子買幾枚炊餅吃了便去租了新娘服式叫得兩個廚役買些菜蔬雞鴨魚肉花炮香燭一切零星應用諸物又到衣鋪買了一頂半舊網帳以及金枕等件置辦已畢韓宗坦便命兩個廚役並同折桂分着拿了先去村中

韓宗坦忙忙料理與偏賒順便又相約同窗景上花少年人喜見新文觀熱鬧也便就樂從同步步路三叉却喜這荒村離市無多遠炊許刻早到茅簷蓬蒿家那一位文氏孺人真喜悅謝周旋十分感激德靡涯文君迎接同相見宗坦餘銀交少霞公子殷勤亦笑謝草堂中一時打點事如麻兩庖下磨刀洗鑊厨前去忙得個魚肉雞鴨應亂拿那孺人支帳安牀偕僕婦又要去妝臺打扮女嬌娃早驚動東隣西舍紛紛至慶賀這聲得東牀出貴衙亦各送薄薄添妝為助嬌嬌得那小堂滿滿開喧譁同致賀共爭誇羨煞新人福分佳男女不分聲一片到慈得文君亦笑亦咨嗟韓與景二生戲耍同幫助到是款待新郎三遍茶粗粗的一雲調停諸事備行婚禮房中扶出女如花

沒有喜娘便請了兩個雙全村婦攪了出來交拜成婚韓宗坦及景上花權代備相之職共立一旁吟詩贊禮

扶得新娘出草房韓與景笑吟吟詩賦請才郎於時公子衣冠整並立紅氍毹度莊交拜完時來岳母文孺人今朝之喜是非常整衣回禮連

呼免新夫婦又謝青衿人一隻更有那大眾鄉民男女輩看熱鬧同聲喝彩美東床接橋揭開嚷嚷一片喧譁笑滿堂送得雙雙歸洞室坐床撒帳敲糖湯迨午時草堂上面開筵席款待新郎具酒觴羣景二生陪着坐其餘鄰舍列東廂農夫村婦歡呼飲大嚼豪吞酒已先忙又央人沽買至吃得個呼么喝六喜如狂獨人老嫗多忙配幸有書僮照應幫偏值陰陰天下雨忙得他人人帶水又拖裝時交下午方纔散諸隣金謝別紛紛自去將那二生本欲送房留作戲恐怕這夜深雨阻返城牆此間事畢黃昏後花炮流星要送房折桂采片同作耍笑吟吟雙擎紅燭照新郎

采芹笑道桂兄弟我是不會詞令的你來說幾句吉利討賞呵折桂笑道這個容易等我來

桂僮說着笑盈盈吉利言詞順口臨今日屏開金孔雀明朝懷抱玉麒麟吾公子早上行雲暮行雨到處巫山遇美人兩個僮兒言罷少霞低喝莫胡云於時步入新房內順手輕輕掩上門新婦含羞低頭立文君舉目細觀明那姿容梨花白面微嫌瘦翠鬢雙分薄似雲眉畫春山腰比柳眼凝秋水口含櫻看起來雖非絕代傾城色似玉如花亦足稱若比他前聘佳人姜表妹這却是新娘止算腳邊塵心轉轉意沉吟半是愁煩半是欣良久遲疑稱小姐低低說天緣奇遇這婚姻三星在室休辜負近前來挽手催眠促起身小姐含羞同入帳自然周公之禮不煩云春宵易過天明起文公子梳洗堂前去謝親文氏殷勤來接待那兩個僮兒叩見少夫人光陰轉瞬三朝過早來了向日攻書小學生公子相回教散去將言笑謂女釵裙似這般尊居淺窄惟容膝集此多人鬧怎禁自古來止見男兒懸絳帳幾聞女子表師尊既然小姐歸文氏今後無消作此情說得純娘連應是孺人笑說為家貧少霞便取花銀出從今後自己盤纏度日晨暮容娘得適貴人多遜讓文公子下婚淑女頗溫存同鼓瑟共吹笙早不覺忘却前婚姜惠英有時節彩筆分題成小句有時節焦桐共理試清音有時節燈前遣興棋雙弈有時節月下開懷酒一樽文少霞得此新婚琴瑟樂他到也竹籬茅舍自甘心止惟那書僮兩個心中急刻刻時時催主人學眷快些該返署此間豈是久居停文君不決遲疑甚再四籌思細忖論在中途孟浪一時婚此女携歸去雙親必定要生嗔爹爹責備猶還可最懼怕母氏威嚴十二分不告而婚非正理這場責罰怎容輕更慮其因斯姑媳傷和氣豈不使悞了純娘一世人欲待教獨自而歸拋此去又牽懷孤寡母女佳荒村難委決費調停不禁長吁嘆一聲小姐聽時含笑問官人何事動愁心莫非是猶然繫念姜家姊故此愁煩嘆恨頻可須知已失名花誰再得勸君不必悶沉沉如今雖是粗妝貌姑媳從來却不生從待君家異日功名成就後那時節明珠何惜易傾城天姿國色終須有又何妨廣置名姬充下陳小姐當時為此語文公子亦嗟亦笑謂佳人此言謬論真非也吾却是納悶含愁端為卿逆將這所慮情由詳細告訴純娘亦愁煩不免鎖眉痕沉吟良久開言說君何不遣使先通一信音若得翁姑無甚怒那其間相偕便可轉家庭奴今既嫁為君婦難道說為此從今躲一生這個是不告而婚原欠理拚教責備我無嘆一任他姑嫂逾格威嚴重為婦者屈抑原應俯首導勸君家不必遲疑多恐慮豈不曉常談俗語古人云醜媳婦終須不免翁姑見事已如斯待怎生住此荒村非久計早些歸去始安心即今作稟將書寫差僕使請示高堂莫再停那純娘一畢言時身立起自將文具案前呈抽開彩筆先端正裁得紅箋是現成香墨濃磨諸事備扯開竹椅請文君少霞一笑身歸坐只得揮毫作信音問候起居先敘過既而題到自婚姻重轉轉又沉吟只索從頭委婉陳先表他姜

妹乘恩拋舊約。始叙這純娘續配結新親。一時冒昧行差事。不肯孩兒知罪深。這姻緣不告而婚。析散宵。未知道可容掣婦至衙門。特差童子先歸報請。示高堂聽處分。恭候金安書結尾。一句句無非懇切乞慈恩。書完即付純娘看。小姐忙將封固成。貼好紅簽開信面。文公子出房便喚二僮云。汝知吾一時造次有差。忽邇途中途結此姻。欲與偕歸。歸不得。恐防堂上怒。非輕因而再四求恩。付只得這書。通知先行。吾已寫成一封稟啟。在此。即遣汝二人不拘那個。先往江西學署一行。告稟老爺。太太請其示下。看是如何說法。再作商量。以定行止。若得個堂上寬宏。沒話言。方可以一同歸去。見椿萱。倘教悲此生。嘆怒。那只好另再調停。再善全。做兒曹受責。庭幃甘忍耐。却教這慕客太。太意何安。並非吾多餘。要汝奔馳路端。只為主母平生性最嚴。且喜有馬匹現成。騎了去。計程途來回不過十餘天。吾今住此。權相待。即日長行。不可延宕。說。遂將書信付。又稱銀兩結盤川。二僮當聽東君命。一個個皺着眉兒。意不然。接過書函。無奈應那折桂。含愁便對米芹言。芹哥。這差使你去罷。我比你小些。獨自行路。有些害怕。倘遇歹人。如何是好。米芹道。哦。路上有老虎吃人。哩。你不去時。我也不去。折桂道。這也。憑你與我。何干。橫打殺我。也不能一人獨往。其奈我何。

二僮爭論。共推磨。內房中走出純娘。笑解和。這件事。總怪吾家無道理。因教帶累受風波。不須爭執。休推諉。自然是年長之人。幹練多。此去江西。非險阻。諒無失錯。與差訛。原知行路多辛苦。這也。教事到疑難。沒奈何。小姐殷勤來勸諭。他兩個當時。怎服女奴。越加作難。同爭論。急得多才把手。搓不覺心中生了。怒。開言正色一聲呵。

阿米芹折桂汝二人何得如此無狀。忒也荒唐了。

王命當依怎敢違。何為作難故相推。米芹年長該前去。折桂相留在此。隨祇怪吾一向和平。恩若輩。因致汝奴才貌。視失其規。多才說着嚴。噴發。始得那僮子無言低首。垂。於是米芹辭出外。低低說無端。娶此女娥眉。一貧如洗。真堪笑。日用難敷。沒立錐。況又容顏非絕色。怎及得舅家小姐。美花魁。天地間。恁般女子。知多少。我尚無將正眼。窺。總在此間。何好處。似這般。恩愛受樂。房幃。行失算。懼難歸。要我奔馳。往又回。僮子咕嚕私抱怨。文公子微微聽得。皺雙眉。欲思發作。抽身起。小姐阻攔。玉手推。含笑云。若輩小人。無足較。本來也。寒門。委實少光輝。他今既已前行。去官人你息怒。無須再發揮。當下純娘含笑。勸少霞。點首不相道。

不表文君將性子。按捺却說米芹負氣出來。牽了馬。匹早飯也不曾吃。一徑長行去了。

來回尚有十餘天。這一壁。畧按其情。且慢言。要題他姜氏千金賢孝女。一自那強運王詔別家園。真可慘。是堪憐。死別生離。苦萬千。最傷心。祖母高堂。慈愛重。只指望此生。永遠侍尊前。却誰知。忽教平地風波起。活潑潑骨肉。分拋去北燕。祇恐防禍及家門。佯奉詔。斷不肯承。恩侍。帝臺前。緣到那時。完名保節。無非死。負煞了。祖母深恩。十五年更悲。哀父母。並無兄弟。因此上方教。愛女勝於男。累高堂。辛勤枉費心。多。欲圖報。今世須知。無望焉。除非教死去陰曹。求冥主。仍去到姜門。為嗣。奉椿萱。慈痛。心無非姑。作空中想。還口恐未必。問王任主專。倘若教骨肉重逢。能有幸。到不使今生。失散不團圓。又念他。雁行姊妹。從斯折分手。日忽促。無曾囑一言。那吳家。未識可容吾姊妹。返也到底。少教父母。慰心田。更牽懷二姨。一向多情義。分手悲啼。苦萬般。料必能聽我叮嚀。為盡職。願只願合門無恙。保平安。心切切。淚漣漣。寸斷柔腸意。

若敢恨殺他柏賊狂為行逼迫亦嘆彼文君枉費意纏綿直個是千行痛淚朝朝滴真個是萬種愁思刻刻牽最傷心當空格庭成水訣從此後除非魂夢得瞻依可憐他蘭襟轉轉悲難只落得對食忘餐夜失眠這多時不覺煎熬花貌瘦長吁短歎悶懨懨雖有那頭發翠雲時相勸小姐芳心那得歡出門來正值韶光迎眼媚行到處處花傍柳渡前川怎奈何玉人對景無心玩一路上夢在香閣醒在船棹程途宿水餐風離浙省這一日廣陵地面暫停延

話說是一日船泊廣陵江蘇省內亦早選有百名秀女裝了兩船搭幫同走

小姐其時悉此緣便教傳諭二閣官既然遇此多宮女可令彼過我舟中試一觀那兩個內使未能違雅意乃傳令隣舟諸美過官船搖玉環動金蓮招展花枝簇簇聯坐上千金鈴立起微颺星眼細詳瞻但見他環肥燕瘦形無一却到也粉白脂紅各具妍內有二名猶出眾都生得風流妓態態媽然而面如二月桃含面眉似三春柳帶烟羞小姐指問雙嬌名與姓答道是一稱惜惜一憐憐紅顏薄命多休苦父母雙亡在幼年寄食東鄰難度日因此上報名自願赴幽燕玉人間語深嗟惜那心中甚愛雙雙花貌鮮艷轉轉蘭襟存主意便將這二妓留下侍粧前其餘遣退無消說早驚動內使前來問此端小姐乃將心曲訴你可曉我今雖是奉皇宣

這帶來的兩個侍兒却是無辜之輩何必累他白頭一世故留此二人相伴即遣二婢回去拜煩二位公公命人喚一小艇遣使送歸浙省為感

那兩個內官本欲不依將當不得執拗千金再四央只得依從來允諾兩婢子滿心不忍好悲傷攢袖訴紅妝怎使雙雙近故鄉主婢們生死願甘同一處就便作長門白首亦平常這而今千金已是傷心極小婢等怎忍相拋返浙江伊二人陌陌生留伴恐未得惡報服侍慰淒涼雙雙說着齊悲泣小姐聞言淚滿裳掩泣再三重慰諭這樁事非干汝等硬心腸是吾不忍為相聚又何必主婢齊教撒父娘汝可知宮內紅顏千萬眾如若輩姿容那得沐恩光那其間長門白首徒嗟怨到不若硬着心肝早散場我此時心亂如麻難作字汝二人歸家為我候高堂只說我平安一路身無恙勸夫人不必牽懷掛念長保重加餐諸自愛切莫教憂思勾起病為殍百凡排遣開懷抱權只當不孝閨娃自幼場堂上太君同此意老年人猶宜珍重資散腸并勸令老爺為此休悲念怡歲月詩酒娛情仍照常那一個作對軍門雖可惡要知道自家勢力未堪降偏同時對言須謹切不可使氣和伊去逞強恐致一朝重攢疊那時候豈非禍又起蕭牆老爺素性吾知悉這句話切記歸家不可忘更為我致候二姨與柳奉主母家庭照拂賴周詳我而今萬般有破無牽掛惟痛這父母幼勞德未償自此生離猶死別大料也從斯不得返餘杭但祈天佑親無恙吾便就瘞玉埋香也不妨自古有生須有死凡為人惟希留保姓名香妻小姐一邊囑咐連揮涕說得個翠環簪髮欲斷腸手挽千金同跪倒放悲聲一齊大哭淚珠颺玉人扶住添凄感手執絞絹帕一方掩泣多時強忍悲將言慰諭二紅妝休哭泣勿悽惶要曉得人世原如夢一場似這般離合悲歡常有你兩個莫教惹我反心傷今生或者還相見只要吾心善主張到京師滙血陳情求聖主亦可以竟蒙恩赦出京邦二鬟聽此悲微止兀自嗚咽住腔無奈千金催得緊也只得念悲哭別出官艤輕舟早候聯幫泊發過了小小行裝兩隻箱主婢們無可如何分手別各自唏噓淚汪汪那兩個內官當道人相送這一壁二婢歸家且

慢詳再表惠英姜小姐。雖則教忍情去遣二梅香。心已碎。淚成行。不見知心婢。一雙顧影自憐。添愴慟。便起身看他兩婢返歸航。寒錦慢。啟紗窗。鳳目微顰向外張。只見輕帆行已杳。止餘雲影接天光。遇迴顧家何在。惟只見兩岸晴烟鎖綠楊。無限傷心無限恨。那時不禁欲斷。俏肝腸。放悲聲。金蓮一跌成長慟。宛轉哀號。自付量。保清名。遲早終須捐此命。又何必苦延殘喘日。憂傷。你看這眼前一片汪洋水。竟何不及早拚生赴洛湘。痛只痛骨肉一門成永訣。愿只愿魂歸故國見爹娘。玉人輾轉悲無已。那傍邊惜惜嘆笑臉。裝各自慙慙。為解勸。溫言細語善趨跬。千金哭了多時候。忽地裡止淚。停悲。整襟裳。社起羅衫蒙粉面。踴身躍出碧紗窗。鳴玉珮。響珠璫。風拂仙裙翠帶飄。一決芳心來得速。登時早入水雲鄉。慘淒連珠沉玉碎。情絲斷。悲切切。綠暗紅愁壯志長。可憐嬌年方十五。皇天不佑女才郎。真可痛。實堪傷。遇此奇災一旦亡。自是紅顏多薄命。古今來佳人幾個好收場。君不見紅塵一騎花含笑。青塚千年草獨芳。畫篋重翻餘蝶蝶。玉環再見賦鴛鴦。似這般裙釵歷代何容數。姜小姐今日遭逢。乃例當若教有才貌。兼有福。除非是另翻造化。禱穹蒼。只可惜吟椒絮才無匹。只可惜賽玉羞花貌絕雙。只可惜多智多能賢女子。只可惜全貞全孝好紅妝。一旦裡嬌軀竟爾埋魚腹。止落得異日流芳姓字彰。當下千金投入水。嚇壞了憐憐惜惜。未提防伊二人出其不意。無攔阻。只得個高叫流鶯。叫喚忙。

阿呀呀了不得也。姜小姐投了水了。你等眾人快來相救。不可遲誤。

中艙內嬌喉高轉似流鶯。嚇得那兩個官官失了魂。跳起來急喚舟人。和水手。快火速河中撈救女千金。煌煌聖旨求佳麗。倘若使失此嬌娥。無處尋。大叫狂呼人並駁諸舟子立同跳入水波心。滿河中亂尋亂找。團團轉。急急流處。抓住羅衣一把。擗急忙送到船頭上。兩內使親自前來救主人。但見他小姐花容如紙白。雙垂鳳目失芳神。時間不免多驚駭。控清波。急取薑湯灌一巡。自是千金該不死。早不覺三闖氣。透漸甦醒。潑梭梭兩行珠淚如泉湧。吐出嬌啼。慘慘聲。此際眾人皆大喜。內官二位始安心中。艙喚出憐和惜。扶進千金。姜惠英可與他換去濕衣重挽髻。用心服侍。莫離身。二妓答應稱知道。共挽佳人款款行。二位欽差艙口立見他小姐得還魂。先是喜。繼而嘆。便乃齊齋作色云。話說那二位欽差求此殊麗女獻天子。欲圖恩寵。今見小姐投河。竟死不免吃驚。見其救醒無恙。自是歡喜。却恐其心不歇。再覓無常使。乃一齊作色。詰問道。姜小姐好端端。何得尋此短見。要知汝若有恙。差失咱家。少不得仍向汝父講話。你當明白。下次不可如此。此去皇宮泊那萬歲。乃是個風流天子。以你才色。怕不寵冠六宮。為后妃。正不可量。日後好處。實乃無窮。休使糊塗。執之一見不識好歹。小姐答道。承蒙二位明訓。固是不諱。只恐我姜惠英紅顏薄命。無此福分。奈何所云。有甚差池。仍與吾父理論。未免貳也。欺人之甚。難是我父母令女兒尋死不成。我想爾等蘭寺與同姜氏。既無夙怨。又非世仇。何必肆行威福。作此冤家。事經及此。諒亦未能中改。今日一句實言。對爾等說了罷。

古今來烈女何曾肯二夫。吾此去無非曲意為椿萱。而今已到中途路。這千條父母應須早卸肩。譬比教染疾一朝身忽殞。難道說也須波。及我家嚴。朝廷明聖應相諒。汝兩個與我姜門非宿冤。何必肆情行恐嚇。聲聲口口奉皇宣。可也知朝廷命你求佳麗。止令取無主妓花供御前。豈有教兒白不分行。逼迫將人硬劫赴幽燕。玉人說着花容變。說得那內使當時沒一言。便乃回身艙外去。命手下傳言惜惜。其憐憐。